

“福满榕城 福州·福韵”

主题征文

主办:福州市文联、福州日报社、福清市委宣传部、闽侯县委宣传部
承办:福州市作协、福清市文联、闽侯县文联、福州晚报

■黄丽珍

西湖缘

■叶发永

应是长虹卧波来

陪一拨外地的文友在江滨吃过晚饭,时间尚早,突然起念,想在江边走走。

虽然以前在办公室抬头即可望见闽江,但因为太熟,一直没记住什么,向往什么。

这时,夜幕低垂,华灯次第亮起,闽江畔人流如织,热闹非凡。顺着人流,走上新近的打卡热点青年会广场,江风迎面吹来,暑意顿消,心情豁然开朗。这时,闽江正在涨潮,江水轻轻拍打江岸,涛声隐隐,两岸星光点点,若隐若现,恍若面对梦境。不远处,连接南北两岸的解放大桥,犹如横在空中的彩虹,耀眼夺目,引来众多游客注视、拍照。

“赤橙黄绿青蓝紫,谁持彩练当空舞”。此时的大桥,无疑是夜空中最亮的“星”。

走下青年会广场,就是大桥头。桥边有两块巨大的条石相互枕藉,上面的一块还被一只大铁锚紧紧链住,显得既突兀又落寞。从石头上的说明文字得知,这两块条石长9.2米,高1米,宽0.9米,重达21.5吨,它们都是当年建桥的桥梁,后因为大桥改建,从激流中退了出来。现在,它们像一段不愿老去的历史停泊在岸边,向过往的行人诉说着千百年来那波涛汹涌的时光。

时间后退,潮水上涨,远古时代的台江还是一片沼泽。潮来茫茫汪洋,潮退只剩下一片片芦苇、红树林与高耸入云的水杉在风中起伏。后来,随着潮水后退,一片又一片的沼泽地变成沙洲陆地,相继露出水面,大约在宋天圣元年(1023年),初成楞严洲(今中亭街一带)。宋《三山志》记载:“元祐以来江沙频合,港疏为二,中成楞严洲。”楞严洲的出现是大自然对这一片土地莫大的垂爱。

试想一下,宽阔无边的闽江,如果中途没有出现这么一块跳板式的楞严洲,以后的造桥将何等艰难。楞严洲,将台江分为南北两港,南港即今闽江,北港即今达道河,这是江河自然演变的结果。但我更愿意这样认为,楞严洲带着爱和使命,从时间深处走出,一手牵着南港,一手牵着北港,风雨同舟向未来。

宋元祐八年(1093年),福

州新调来一位知府。上任的那一天,当他坐船经过闽江之时,只见江边纸幡飘动,不少人对着江面焚香烧纸,恸哭之声不绝于耳,遂向艄公打听缘由。原来这是前两天,有一条载满渡客的船只,行至半江忽遇风浪,船翻人亡,全船过江人全部葬身鱼腹。他听完心头收紧,双眉紧蹙。那一刻,呜咽的江水可以作证,他默默立下了造桥惠民的宏愿。

这位新任知府名叫王祖道。他一到任,即到闽江边向世代打鱼的渔民求教水文和地形地貌。当他了解到台江南港水深流急,风大浪高,地形复杂。按当时的条件,他知道,要在这里造桥,比登天还难。后来,他想到了在江上造浮桥。依托楞严洲用120艘木船造南北二桥,北桥亦称“沙合北桥”,用舟20艘,南桥用舟100艘,船上铺以木板,两边各有栏杆以方便行人通行。因为南港较阔,同时用粗大藤索将船牢牢地缚在18根竖立在江中的石柱上,防止风雨对浮桥的冲击。浮桥历时一年多,终告完工。从此,终日隔江相望的台江与仓前山将风浪踩在脚下,伸手相握,结束了望洋兴叹的历史。

沧海桑田,江水在暗中用劲,不断将上游的泥沙搬运到下游。大约在崇宁二年(1103年),台江南港又升起一个沙洲即今之中洲岛,浮桥遂分为三段:南港、中港和北港,这时北港的“沙合北桥”也因沙涨大大缩小。

宋绍兴二十九年(1159年),大诗人陆游在任福州决曹时游南台,写下了《度浮桥至南台》的七言律诗:“客中多病废登临,闻说南台试一寻。九轨徐行怒涛上,千艘横系大江心。寺楼钟鼓催昏晓,墟落云烟自古今。白发未除豪气在,醉吹横笛坐榕阴。”其中的“九轨徐行怒涛上,千艘横系大江心”的诗句,形象地再现了波涛之上的浮桥那荡人心魄的壮观景象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曾到过福州,他在游记里称赞:“这城的一边,有一条一英里宽的大河,河上有一座美丽的桥,建筑在木筏上面,横跨河上……这城里建造许多船只,航行在河上

……”当时闽江的繁忙情景从中可见一斑。

建造浮桥的王祖道,琅岐岛吴庄村王厝前人,是琅岐岛走出的第一位进士,两度出任福州知府,官至兵部尚书、端明殿学士。

时间在风吹雨打中过了两个多世纪,闽江上的浮桥坏了修修了坏,风雨飘摇。每遇台风暴雨,江水猛涨,往往船只破裂,绳缆挣断,造成伤亡。

滔滔闽江,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。

元大德四年(1300年),离浮桥不远的万寿寺迎来了一位僧人,俗姓王,名法助,时人称平海头陀,泉州人,先辈世代务农。法助12岁出家为僧,奋发钻研佛经内典,一生造桥修路无数,济世利民。当他发现江上浮桥常被江洪冲断,屡有险情发生,即立下誓愿,要造一座与故乡泉州洛阳桥一样的大桥,以利行旅。

建桥工程于元大德七年(1303年)开始,元至治二年(1322年)完成,前后历时20年。石桥全长170余丈,计造桥墩28座,分29个孔道分流,桥面铺设长石板,两侧建扶栏护翼,桥两端建有小亭,供来往行人憩息。

古代闽江水深流急,风浪很大,打桥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,很多石头退潮时抛下去,涨潮时又被冲走。王法助想出一个办法,先要在要打石墩的周围打好木墩,然后在木墩里面堆石头,再在石头的基础上砌桥墩,这在当时非常先进。当代著名桥梁专家罗英在《中国石桥》里说:“简支石桥的构造,采用石板石梁并用的尚未多见,福州万寿桥即采用这种特殊结构。”

万寿桥的建成,不仅大大方便了闽江两岸的交通,还成为南台一个重要的景点。元代大诗人、御史萨都刺在就任闽海廉访知事时,在福州写下《南台月》的著名诗篇:“城南江上逢中秋,城南石梁初截留。长虹一道贯秋色,中分百里江南洲。”明末清初福州的“南台十景”,其中的“三桥渔火”就跟万寿桥紧密相连。三桥者,依次从北向南:沙合桥、万寿桥和江南桥。当时漫步桥上,可观闽江全景,饱览水

上风光。三桥周围聚居着水上疍民,他们以舟楫为家,居无定所,在碧波万顷中,逐浪捕鱼,运输货品,扁舟渡客。夜晚,从桥上远眺,只见渔火点点,皓月当空,水天相接,令人陶然忘机,不知今夕何夕。

大桥竣工时,法助已圆寂。民间感其功德,以其生前所居万寿寺为桥名,曰万寿桥,同时建头陀寺祀之。寺内立有镌《头陀寺法助禅师赞》的石碑,碑文字字含情,句句入心,百姓的感激爱戴之情溢于言表。头陀寺原在台江大桥头附近的坞尾街,后因万寿寺废弃,民间渐将两寺混一,将它称为万寿头陀寺。2000年因开发中亭街项目,移建于仓山龙潭角。

历经700年的世事沧桑风云变幻,这位法助师傅现在可好?

一天下午,跟仓山的一个好友一起去拜谒万寿头陀寺。寺在一个小山坡上,只见陡滑的台阶上飘满落叶,水流漫漈,藓迹斑斑。估计是水管爆裂,长期无人修理的缘故。到了门口,却见山门紧闭,遍寻四处不见关门的理由。在门口呆站一会,心中不免怅然。头陀寺游客稀少,香火惨淡应该是事实。不过,江风浩荡而过,总有人到此不为别的,只为瞻仰与感恩,风骨与情怀。

1949年8月,为追歼国民党部队,解放军某部副营长魏景利和几名战士牺牲在大桥上。1971年,为纪念在桥上牺牲的解放军将士,将桥改名为“解放大桥”;1995年因水毁重建,1996年建成。改建后的解放大桥在桥的两侧设置钢管弧形空中吊桥,分担桥身的负荷。这些橘红色的弧形吊桥,仿佛靓丽的彩虹,横跨在宽阔的江面上。

2019年,在解放大桥南桥头仓前公园竖立起了一块“解放福州纪念碑”,并配有介绍解放福州的碑文。作为闽江上空的福州记忆,万寿桥承载着一大段的历史。我想,在纪念碑的旁边,应该还有其他的碑刻,碑刻上还有更多的名字。当我们凝神细读,这些名字会发光,会飞翔,会成为闽江上空的星辰,熠熠生辉,让后人抬头仰望。

我从小在福州西湖边长大,家就在西湖公园里。上小学时,我与小伙伴一起摘柳枝当帽子;放学后,到后山茂密的树林里捉迷藏,在公园里打打闹闹一路回家。上中学时,我与同学泛舟湖上,进影剧院看电影。那时进园要门票,从三分钱到一元不等。同学们都羡慕我,能在公园里随意出入游玩。因为那时福州仅有3个公园,同学们只有节假日才到公园。我上山插队后,又回到公园工作。而后,我进入园林机关工作一直到退休。

在西湖工作时,我常常在清晨看西湖日出。红彤彤的旭日跃出屏山(那时西湖酒店未建),光芒四射,缓缓上升,湖面上金色的波光闪烁,周边的花草树木、亭桥路堤都好似披上一层红纱。西湖的晚霞也是那般灿烂,我在玉带桥上远眺夕阳,只见天边云锦,霞晖映水。华灯初上时,彩带灯勾勒出西湖的情影,只听竹笛声声,随风断续。

西湖后山的鉴湖慕鱼景点,是我喜爱的景点之一。这里有假山瀑布,碧水莲池,游人可凭栏观鱼品花,可驻足平台看瀑赏景。景点周围草木葱茏,四季花香,不愧清李拔所题“湖山胜处”之名。

记得一日清晨,我从家中走出,望着湖面,惊呆了。湖上烟雾氤氲,湖心亭、玉带桥、彩虹桥,若隐若现,犹如天上仙境一般。这美妙的景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,难以忘怀。

如今,经过1700多年的岁月洗礼,西湖仍保持着青春活力,公园里游人络绎不绝。在几代西湖人的辛勤努力下,西湖更显得如诗如画,令人陶醉。西湖,是西湖人的福园,更是福州人的福园。

我退休后,家离西湖远了,去西湖少了,但时常在梦中回到西湖。西湖是父母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。今年我与家人,推着轮椅,带父母观赏西湖春季菊花展,上玉带桥眺望博物院,回忆曾经的西湖岁月。我也一直关注着西湖的变化,上巴节活动,举办荷花宴,“数字”进公园,智能化导游等功能融合了西湖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底蕴,引入老人及残疾人使用的智能代步车,让市民体验智慧公园……西湖人不断推陈出新,使西湖充满魅力,古典秀丽的西湖正跨入一个新时代。

西湖,我爱恋的西湖,我心中永远荡漾的西湖。